

短篇小說的丰收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短篇小說的丰收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封面設計：邵守严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318 字数278,000 开本737×1092 $\frac{1}{32}$ 印张12 $\frac{1}{2}$ 插页3

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册

定价(4) 0.98元

出版說明

本書輯茅盾同志的論文《短篇小說的丰收和創作上的幾個問題》以及論文中提到的作品（小小說、短篇小說、詩歌）合為一冊，以便觀摩。但因篇幅限制，作品全部收入有困難，故只輯錄了大部分。

收入的作品，按論文提到的順序編排，同一作家的作品，則編在一起。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1959年2月27日

目 次

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	茅 盾 (1)
一鸣惊人的小小说	(2)
丰富多采的劳动人民英雄形象	(14)
关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	(28)
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	(40)
提高工作中的两个问题	(55)

小小说

谁是那“百分之十”？	夏 红 (64)
垫道	高凤阁 (66)
踩电铃	万国儒 (69)
拆炕	夏 亚 (74)
门板	普 飞 (76)
暴风	阿·吾甫尔 (82)
“师徒公司”	虞建程 (87)
社长的头发	申跃中 (91)

敢想敢为的人 乐 天(96)

短篇小说

- 在大风浪里成长 穆寿昌(100)
- 一幅画 田 军(106)
- 母女 林斤澜(113)
- 模范女投递员罗淑珍 林斤澜(121)
- 第一次出击 麦 云(127)
- 牧场雪莲花 权宽浮(140)
- 米燕霞 王汶石(150)
- 大木匠 王汶石(161)
- 高爐边的彝家 熊正国(184)
- 目标 胡万春(197)
- 步高师傅所想到的 胡万春(209)
- 三年早知道 馬 烽(221)
- 矿工們 张 弓(240)
- 普通劳动者 王愿坚(250)
- 烧焊 杜 夫(261)
- 挖塘 馮金堂(265)
- 小技术员战服神仙手 范乃仲(275)
- 李素梅 車如平(292)
- 伤疤的故事 孙 謙(304)
- 鴨 刘 勇(327)

起点	郝斯力汗(333)
一个温暖的雪夜	刘白羽(353)
延安人	杜鵬程(362)
夜走灵官峽	杜鵬程(379)

詩 歌

我来了	陝西安康(384)
傣家人已經跨进英雄的时代	陈貴培 馮寿軒翻譯整理(385)
神仙也要入公社	王瑞斌(387)
統計員	郑成义(388)

短篇小說的丰收和創作上的几个問題

茅 盾

这篇漫談式的小文章只打算就我的有限的閱讀范围，談談我对于最近一年来短篇小說的感想。

首先要說明：一、談短篇小說的丰收，决不意味着长篇小說、詩歌、戏剧等等，沒有丰收；二、这里用的“短篇小說”这个术语，是广义的，打破成規的，不但包括了所謂报告文学、特写或速写，也包括了我国的民族、民間形式的評書。

正象戏曲、詩歌的空前丰收一样，短篇小說的空前丰收主要賴有两件法宝：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这是化育万物的阳光；群众性文艺运动的蓬勃开展（这样一种排山倒海的气概，取精用宏的規模，不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是土壤；如果形象化一下，就是潜力无限的千年处女地一下深耕了八尺，而且密植了（每亩）三十万棵。

比喻总不免粗糙。因此，我不打算再比下去了，例如

还可以把政治挂帅比为水份，把党委亲抓比作肥料。总而言之，在反右、整风胜利的基础上，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天天出现奇迹、文化革命技术革命普遍开展的形势下，在文艺工作两条道路的辩论提高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条件下，一个几亿人民的群众性文艺运动就必然要起来了，然而，党的领导，是有决定作用的，这一点，必须强调。

事实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错误观点。事实揭开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专家们蒙在文艺身上的神秘外衣。事实证明了工农兵群众能创造文艺，而且已经创造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事实又证明了生产劳动不但不会妨碍文艺创作而且能给文艺创作以启发和鼓舞。投入生产劳动的千万文艺工作者的亲身经验，就是最有力的说明。如果真有象资产阶级文艺学者说得那么神秘的“灵感”这个东西，那么，“灵感”来自劳动，“灵感”来自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

我们应当在上述的理解中来看过去一年内的短篇小说的丰收。

一 一鸣惊人的小小说

一九五八年初，我们还觉得大多数的短篇小说写得
太长，可是以后这种情形迅速改变起来了。以“小小说”

的名称經常出現于各种报刊上的二千字左右的作品，放射了惊人的光芒。这些“小小說”的极大部分出于业余作者(包括工人和农民)之手。这是一股新生力量。这些作品反映了总路綫鼓舞之下劳动人民的冲天干劲，密切結合生产和中心任务。这些作品一般都閃耀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光芒，都能以銀鈎鉄画的笔触勾勒出生产战綫上新人物的风貌，表現了他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質。这些作品以“小小說”得名，不是偶然的。不仅因为它们短小精悍，而且也因为它们結合了特写(如果我們承認这是主要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和短篇小說(如果我們不否認它以概括为基本方法)的特点而成为自有个性的新品种。

也許有些文学分类的专家不同意我这說法。那么，讓他不同意罢。事实会战胜学究气的咬文嚼字。仅就过去半年所发表的这些作品而言，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这些作品的素材是每时每刻发生在我們的灿烂沸騰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然而它們又不同于主要根据真人真事的特写。这是比較一下就显而易見的。其一，“小小說”的故事极簡單，有的乃至竟可以沒有故事，而只有人物在一定場合中的片段行动。其二，可是这样的“鏡頭”却勾勒出人物的风采及其精神世界。从它們的故事并非全然虛构这一点說，它們和短篇小說的創作过程不一样，但是从它們的人物之并非真人的写照而比真人的写照更多些概括

性这一点說，它們和一般的“特写”也不一样。

正因为这样，这些“小小說”中間的佳品比一些长得多而故事也复杂得多的特写具有更深厚的意境，更加耐人咀嚼。

不揣冒昧，我打算說，有一些特写是以采訪材料的方法辛勤地积累补綴而成的；作者的为先进事物服务的誠意，是无可非議的，然而，采訪者的身份却妨碍作者深入人物的內心。“小小說”的作者却不是这样。他們是事件的参加者，他們和故事中的人物是朝夕共同工作的，他們在描写人物內心生活的时候，心目中固然有那个人物的模特兒，但是也还有参加这一特定工作的其他的劳动者，甚至还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緒交融在內。我以为这是“小小說”的作者能够抓住一个意味深长的小动作写出典型性的事物和人物的內心生活的緣故。

此外，我还打算說，“小小說”一般都有簡練的手法和生动鮮明的文字，这是我們的民間故事的优秀傳統的发展。

正因为这些原因，我們期待着这些“小小說”的作者們作出更大的成就。从它們身上，我們看出了共产主义的民族风格的大作品的萌芽。

現在，讓我們举几篇“小小說”作为例子，來說明上面的簡單的分析。带便声明：这只是举例而已，并不含有評

比之意；而且因为所讀不多，这里举的例子只用以說明問題，并不敢說它們就是“小小說”中間最好的和足以示范的。

《誰是那“百分之十”？》夏紅，北京市印刷二厂（原載《人民日報》，《萌芽》一九五八年第十四期選載）。這是不滿千字的短篇，如果你要說它只是一篇速寫，那也由你，可是讓我們來看看，這是怎樣的速寫？故事很簡單：分支全體團員和青年的會議上，團支書宣讀團委預先起草的分支“全體團員和青年躍進計劃”，請大家討論時，立即有人起來表示“抗議”，認為第一條就有問題：第一條是“全體共青團員和百分之九十的青工做到五好”，抗議者問道：誰是那百分之十？這個“抗議”得到了熱烈的支持。團支書在修改了那第一條後想道：“看來，我們團干部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正應該來個大躍進哩！”

抗議者外號“撥浪鼓”，是個“天真、聰明、却很頑皮的姑娘”，向來“工作不夠上進”，但近來對工作很專心，“好象有點在使暗勁”。作者以簡練的筆墨生動地描畫了“撥浪鼓”的形象，並且抓住了會議的富有戲劇性的關節，意味深長地表現了全民大躍進中誰也不肯落后的新氣象。這篇作品留給讀者聯想的東西比它字面上所表現的多得多，而以團支書的“想道”作為結束，又獲得了提高一步看問題的思想效果。

《塾道》，高鳳閣，農民（原載《北方》一九五八年十月

号)。这也不过千把字，故事很简单，可是通篇閃爍着农民的奔向社会主义的干劲和在他們身上迅速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品質。故事是这样的：为了建筑农村的发电所，农民們在晚上赶着胶皮車去村外拉砖，途中遇到泥洼，車輪陷在泥中不能动了，队长首先把自己的棉袄脫下来垫在車輪下，所有的人都爭先恐后脫下自己的棉袄，一条車道垫成了，車摆脱了泥洼。

作者写了三个人物。刘队长和老雷头，具有共产主义品質的干部和普通农民；小胡，还留着自私自利思想残余的青年农民。小胡在垫道时，找节骨眼，把自己的棉袄垫在中間，这样，人家的棉袄都沾滿泥浆，小胡的却脏。但在末了，車进了村，社长亲切地张罗着給大伙收拾脏棉袄的时候，小胡惭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自己棉袄上多几块泥巴。

这篇作品是这样开場的：“俗語說：‘春分地皮干。’的剎，正翻浆的道，叫春风一吹，很快就干出道眼来了。人們說：这才叫‘勒馬等道干’。……”这几句，形象地写出了北方春分边的农村风光，前后两句俗語，多么富于风趣；而且这几句开場白又絕不是閑文，它給后来的車陷泥洼作了伏笔。接着就写出发前，小伙子們不穿棉袄，刘队长和老雷头叫他們穿上以防晚上冷；这儿笔不但为后来的棉袄垫道作准备，而且也用小伙子的干劲对照着刘队长和老雷头的稳重細心。《垫道》和《誰是那“百分之十”？》风

格不同。这不同之处，好象城市和乡村有其不同气氛一样（請不要誤会我有贊美城乡差別之意），然而两者同样地有一股愉快的干劲冲天的热气扑面而来，这就是我們这个时代的气氛。这里也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虽然这里都沒有暢想或者夸张的描写。

《踩电鈴》，万国需，工人（原載《人民文学》一九五八年八月号）。这也是写一个平时不积极但在大跃进的热潮中驟然一变的普通工人。“踩电鈴”和“拨浪鼓”一样是个外号，从这外号，作者先簡略而談諧地介紹了这个人物的过去，用一首幽默的順口溜作个小結，接着就轉入正文。在工厂进行“两参一改”工作小組会上，这个“踩电鈴”一鸣惊人。作者一面写大家对“踩电鈴”的忽然积极持保留态度，一面又点出了“踩电鈴”过去的消极有其原因：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曾經伤了他的心。这样，作者就形象地描写了“两参一改”对于工人的巨大鼓舞作用。而且也写出了“踩电鈴”的思想轉变不是突然的，而有它的邏輯性。到此为止，小說是写得紧凑而生动的，但下半篇却松了，有些笔墨是多余的，虽然作者的用意是要渲染“踩电鈴”的真正完全改变了。

这是从另一角度来反映大跃进中新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拆炕》，良亚，农业社社員（原載《萌芽》一九五八年第十四期）。这也不滿一千字，题材并不新鮮（还有自私自

利思想的老农民由于回忆到过去的苦日子而克服了自私自利),但作者用了新鮮的表现手法,把两个人物写得楚楚有致。老炕土是好肥料,农业社正掀起一个拆炕的高潮,但是张老头却打算把自己的十来年的老炕土用在自留的菜园里。于是两老之間展开了斗争。老婆子在午飯时給老头一碗野菜湯。老头一看很生气,老婆子只冷冷地說:“解放前,我們連这个都顧不上呢!”这可把老头刺痛了,他清醒过来了,立刻动手拆炕。

老两口的思想斗争不用爭吵和說教的方式,而用了实物引起回忆,这就把两个人物写得极生动,有个性,而且也写出在党的思想教育和农业社的事实教育下数年之久的农民毕竟和过去不同了。

《門板》,彝族,普飞(見《边疆文艺》一九五八年七月号)。它象一篇优美的小品,不,也可以說,象一首抒情詩。彝族老汉普連光自翻身后,有自己的新房子;当村里发起社員們拆旧土房作肥料的时候,他自报願拆自己的現在空着的旧土房。可是报是报了,心里老嘀咕,因为他的老伴說过,要接她的妹子来住几时,就准备讓她住那間旧土房。老伴現在病在床上,如果对她說要拆那土房,会增加她的病情。但是,这些顧虑,实在只反映了普連光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再三叮嚀“千万不能讓病中的老太婆知道”以后,普老汉的旧土房拆掉了,門板和其他木料堆放在一旁。普老汉曾經再三囑咐拆房的人:不可跨过門楣。因

为，按习俗，門楣被踏是不吉利的。現在，普老汉看見門楣和其他木材好好地靠在別戶的牆上，并且知道沒有被踏过，放了心了，正想着那些木材拿回家去当柴烧可用几个月，忽然看到社員們在一盞馬灯光下干活，不够亮，很困难，于是他慷慨地把自己准备当柴烧的木材給工作中的社員們作照明用了。第二天，經過思想斗争，他又把拆房下来的木板給社里改成运土的板車；最后，經過最厉害的思想斗争，終于把門板也給大家垫泥塘，以便运土的板車过去。普老汉也不顧古老的习俗了，他說：“自从共产党来了，哪家有凶事？別迷信那規矩了。”

小說写的只是这样一件平常的事情，表面上說的是迷信的旧习俗如何在新时代逐漸被抛弃，但實質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战胜了个人主义思想。主一家吉凶的迷信思想，其根源是个人主义。这篇作品写普老汉的思想斗争极有层次，而抛弃了門楣不能被踏的迷信則是頂点。

《暴风》，維吾尔族，阿·吾甫尔（見《延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号）。这是批評本位主义的。只管自組門前雪、不管他組瓦上霜的米黑里汗（她是組长）在暴风袭来时不遵照社委的决定（不分彼此共同作好防风工作），只管自組，結果却連自組的防风工作也沒作好，幸而別組来协助，这才免于大损失。

这篇小說仅千余字，然而因其剪裁得当，抓住中心环节描写，所以不觉得簡單。至于文字方面，因为是經過翻

譯，大概損失了原作的生動活潑罷？

最後，讓我們看看“小小說”最為普遍的一類。

這一類作品，不寫落後與先進之間的矛盾，只是從正面歌頌了先進人物的共產主義風格，事實上要比寫矛盾、寫轉變的作品難以寫好。如果作者對於所寫的事情沒有高度的熱情和深切的感受，換言之，如果作者的革命浪漫主義不夠，便往往會寫成表面熱鬧而內容貧乏，或者會弄成公式化、概念化。

正因為這樣，如果舉例來談談這一類的比較優秀的作品，是有意義的。

《師徒公司》，虞建程，工人（原載《萌芽》一九五八年第十四期）。這是二千字左右的短篇，我們讀了第一段就被立即帶進了熱鬧非凡的“廟會”——這是某工廠為了更好地相互協作、徹底解決生產上存在的一切問題而創造的一種工作方法。主要人物是小陳和她的師傅，所謂“師徒公司”就是他們兩個在工作上的“有求必應”、“要什麼有什麼”，原來這師徒二人是保全工。小說一開始就波瀾迭起，給我們以奔騰跳躍的感覺。師徒二人忙得不可開交，剛接下這一面的“訂貨”，那一面又來了，正擔心第三件“訂貨”不能如期交貨，忽然一片鑼鼓聲，一簇人攔着旗報喜來了。這樣熱烘烘地搞到半夜十一時，還剩下最困難的長期存在未得解決的一個技術問題，而師傅剛才却開了“支票”，允許在三天之內給予解決。師徒二人決心連